清爽的刘翔

彭瑞高

刘翔有一张清爽的面孔。在地铁里,我看到了他给某产品做全球代言人的那张广告。阿兰是远照,他是近照,看得出他做过“磨面”,面孔光滑得有些异样,虽然“青春痘”被磨平,但一望而知,他跟那种上海小白脸不一样。

对于眼下的中国田径,我只关心刘翔一个人了,因为只有他才能给我带来惊喜。那天我很早起来,就是为了在清晨广播里听刘翔在英国谢菲尔德田径赛的成绩。13秒23,不是很杰出,但重要的是,他战胜了新起的古巴对手罗伯斯,又一次给我们带来了胜利的欢乐。

古巴虽小,但在田径上常有奇人飙出。男子跳高索托马约尔,跳远佩德罗索;女子标枪梅内德斯,中跑奎罗特……罗伯斯该是又一奇才。他比刘翔年轻4岁,本赛季共与刘翔交手4次,竟2比2平。他很鬼,不断施放“烟幕弹”,对刘翔搞心理大战。您看:在年初德国室内赛中,他先以7秒38成绩获60米栏冠军,刘翔以0.08秒之差屈居第二;接下来到杜塞尔多夫,他突然宣布不参赛,让志在反击的刘翔恨恨“扑空”,不得不将悬念挪到卡尔斯鲁厄。在那站比赛中,刘翔以7秒42压过罗伯斯夺冠。数月后,刘翔参加大阪、纽约、尤金等比赛,罗伯斯均闭门不出,直到黄金联赛巴黎站,罗伯斯才突然给刘翔一个下马威,以13秒13首先撞线。要不是这次在谢菲尔德“复仇”成功,人们都担心罗伯斯会盖过刘翔,夺走110米跨栏“领头雁”的地位。

看得出,刘翔还是很在乎冠军头衔的。在巴黎站败给罗伯斯时,他脸色难看,虽还保持着绅士风度,主动向获胜者致贺,但他连成绩牌都没有看一眼就离开了赛场,这对刘翔来说是少有的。这天回答记者,他也显得言不由衷,那种意外挫折后的失落,让我看了有些难过。好在刘翔沉得住气。他在一个星期后战胜了罗伯斯,重新证明了自己。

刘翔在英国再次接受记者采访,我又看到了那张清爽的面孔。

刘翔令男女老少从心底喜欢,这种运动员全世界也为数不多。他赢得人心有多重原因,但最重要的是两个字:正派。您看,他在世界田径场上驰骋了那么多年,曾经出过什么绯闻吗?从来没有。这点看来稀松平常,但比起那些同样驰名的明星,您就能掂出他的难能可贵来。

在上海问起对某个孩子的评价,有时大人会说:“这孩子清爽。”这是个很高的评价。因为“清爽”一词在这里除表示干净、健康外,还有纯洁、正派的意思。刘翔这位青年,就无愧于“清爽”的评语。这次在英国谢菲尔德,连英国记者也惊奇于这一点,问他为什么要把自己弄得这么“清爽”,刘翔答道:“我觉得作为一个男生,不需要任何珠宝钻石之类的装饰品。我会给妈妈买钻石,但一定不会买给自己。至于文身,在中国的传统观念里,这并不是能被普遍接受的,因为文身在很多人看来是坏孩子的标志。”听了回答许多人才恍然大悟,原来刘翔时时警惕远离“坏孩子”,他的“清爽”不是装出来的,而是洁身自好、清醒追求着的。

这就使我想起另一些明星。他们运动成绩也不错,但您一看就知道,他们心地不是那么纯,隔三岔五会闹出些事情来让您吃惊,打架啊,酗酒啊,乱交朋友啊,等等。平时您也许会过问一下他们的成绩,但您不会从心底里喜欢他们。这类明星跟刘翔年龄相仿,但品质上差距太大。刘翔在体坛上的形象已经定型,他是个内秀的年轻人,有一种令人感动的纯,这种纯本色、真诚、发乎内心,不虚夸、不作秀、不张扬,既有传统的熏陶,又有教养的根基,更有年轻人新鲜活泼的特质。男女老少都喜欢他,绝不是偶然的。

我相信,今后无论与罗伯斯之间战绩如何,刘翔清爽的面孔将永久在大家心中微笑。

『宰予昼寝』

白子超

公冶长篇载:“宰予昼寝。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杇也。于予与何诛?’子曰:‘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于予与改是。’”

昼寝,古代学者有几种辨析,如今均不作繁琐考证,理解为白天睡觉。杇,音污,涂抹,有粉刷粉饰义。“于予与何诛”,于,介词,介绍出“诛”的对象,相当于“对于”;与,同欤,语气词;诛,谴责,责备;何诛,宾语前置,即谴责什么。“于予与改是”,于,介词,说明“改”的原因,相当于“由于”“因为”;是,此,这,代指前述观察人的方法。

此章译成现代汉语,大意是:宰予白天睡觉。孔子说:“腐朽的木头不能再雕刻什么了,粪土垒成的墙壁不必再粉刷了。对于宰予还谴责什么呢?(已不可救药,无需再谴责什么。)”孔子说:“最初我对人,是听了他的话就相信他的行为;现在我对人,是听了他的话还要观察他怎么做。我是因为宰予才改成这样的。”

此章颇多可议之处。其一,《论语》为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记录整理,对诸弟子均尊称字而不称名,宰予字子我,所以首句应写“宰我昼寝”。其二,两个“子曰”,有学者认为两段话不是一次说的,孔子对宰我耿耿于怀,整理者编在了一起。其三,宰我白天睡觉,地点、原因均不明了,而孔子责骂过于严厉,不好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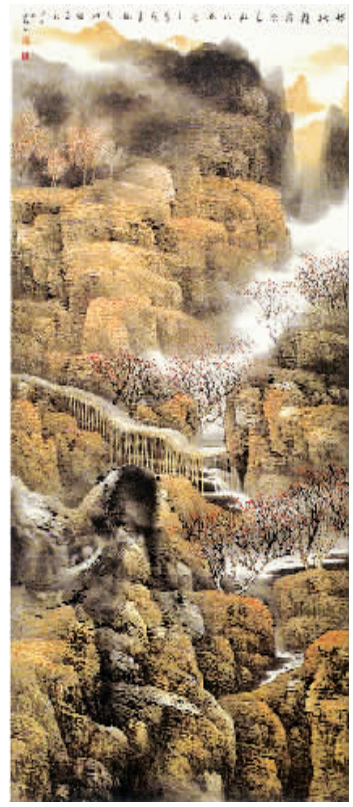
宰我入孔门时间很早,是孔子的一位重要弟子,与子贡并列“言语”科(先进篇),“利口辩辞”(《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从雍也篇宰我问“井有仁焉”,从阳货篇宰我问“三年之丧”,可以看出宰我是一个独立思考、不肯盲从、敢说敢做的人。宰我公开质疑老师提倡的三年之丧,理由说得头头是道,认为守丧一年足矣。今人无疑都会站在宰我一边,觉得孔子未免过于保守。但是,我们毕竟不能代替孔子。特别是孔子追问,三年守丧期未满就吃精食、穿锦衣,是否心安时,宰我竟然说“安”。人们不难想象孔子当时会是何等不快。不过,孔子并未发作,只是说你心安你就那样做吧。宰我退出,孔子说他“不仁”,接着又对其他弟子说了一遍三年之丧的道理。显然,在孔子心目中,宰我的独立与主见超过了界限,因而不大喜欢宰我。据《史记》记载,关于三年之丧的谈话在前,宰我昼寝在后。孔子忍无可忍,抓住机会把对宰我的不满彻底发泄出来。

有学者指出,孔子痛骂宰我,与他的“循循然善诱人”和“恕”道都有不小的距离,如此师道不足为训。不过,这种批评的成立还需要一定的前提,即宰我是因为生病(如重感冒之类)才白天睡觉,而孔子不做调查就大发其火。倘若是宰我故意捣乱,消极示威,恐怕就不能简单地批评孔子了。而这一切均无法考证。

愚以为,孔子不是圣人,是伟人,而伟人也有缺点,也会犯错,孔子在“宰我昼寝”的问题上或许有不妥不当之处,但也只是个案,不能因此而怀疑孔子的为师之道。不管怎么说,“朽木不可雕也”“听其言而观其行”两句箴言流传下来,都是后人的幸事。

笔墨走山水

薛俊



溪山古道图(中国画)乐震文

读乐震文的画,会不知不觉地被引向苍翠的峰峦间,温漉的石径,蜿蜒的小溪和柔曼的云雾……水墨与色彩迸发出山水的交响、风雨的协奏、森林的旋律、溪泉的进行曲,显现了乐震文心灵的音律。

画家并不追求山的险绝、石的怪兀、水的惊骇和树的奇曲。他笔下的山石树木十分平凡,可正是这些平常的景物,成为他的艺术语汇,被他组合成使人难忘的意象。在乐震文行云流水的世界里,有青山峰脉的纯情,有瀑布飞泻的坦诚,有冰凌消溶的奔波,也有荷叶摇曳的欢快,使人们时而升华“凉月如眉挂柳湾,越中山色镜中看。兰溪三日桃花雨,半夜鲤鱼来上滩”的诗情画意;时而进入“势从千里奔,直入江中断。岚横秋塞雄,地束惊流满”的广阔境界;时而“将不畅的思绪疏浚,令哀颓的心迹昂奋”。

他用他对历史和传统的理解叙述他的感怀,他的画让观赏者记住那遥远的历史。乐震文崇尚朴实的山石,他说:“正因为它们经受住了风雨,忍受住了孤独和寂寞,才能如此恒久。”乐震文崇尚实在和自然,他认为:“作为造型艺术,重要的不是形象是否准确,而是通过形象来揭示画家的深刻思想。”中国山水画立足于山水之间,以东方文化所特有的哲学意味、意象情趣调遣笔墨,是乐震文画的生命力之所在。

我们欣喜地发现:传统的形式、手法与现代的意味、情趣并不简单地排斥、对立,具有清、虚、玄、远韵味的中国文人画、注重内在精神气质的中国山水画与侧重外在形式语汇差异的西方绘画并非水火不容。尺幅之内,时空悠悠。“躬身敲海声,举臂扣天环,月在手上托,云在脚下缠。”他以这样的胸怀,思索着山水精神。乐震文对于山川景物的整体把握可谓得心应手。他的写生绝不囿于物象的描摹,也不无视对象而无病呻吟。他用自己眼睛观察对象,又用自己的心去体会对象。

震文喜静,画如其人。细细品画,静中自有浩意寻人。画家的不少作品虚澹静若,意气泰然,如月光下的清泉并不耀眼,却清光照人,禅风也就自然地从笔下涌出。宗白华先生说过:“禅是动中的极静,也是静中的极动,寂而常照,照而常寂,动静不二,直探生命的本源。”有“禅画”之称的南宋画派多画远山、幽谷、寒江、暮雪、烟村,善用淡彩换取静气,以空间距离来显示大自然的肃穆庄严,用无人之境来表现静寂幽深。震文画中流露出空灵的哲学意味,是他自然恬澹的审美趣味在意象上的驻足。

郭亮村的“绝壁长廊”

管志华

现在50岁以上的人大概都知道当年林县的“红旗渠”。那是20世纪60年代,英雄的林县人民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在巍巍太行山凿洞架桥,一锤一钎地苦干十年,终于建成长达1500公里的盘山引水灌溉工程——“人工天河”。而我亲历的郭亮村“绝壁长廊”,是不到百户的郭亮村人在稍后的70年代钻山挖洞,堪与“红旗渠”互为呼应,称之“人工天路”也不为过。重要的是,它是郭亮村人的精神展示,镌刻着郭亮村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郭亮村在豫晋两省交界处的河南省辉县,是个海拔1700多米的原始村庄。汽车行进在太行山大峡谷,但见密林丛生,秀峰突兀。峡谷两壁满是红岩,耸直陡峭,隐约可见到一条“天梯”盘旋而上。据说这条绝壁山路,是大山里通往中原的唯一古道,很多生活用品都通过这里背上背下。“天梯”蜿蜒曲折、临渊而卧,行人稍有不慎便会命丧崖底。所以它既是郭亮村的生命梯,也是郭亮村的苦难梯。车行不到半小时,驾驶员指指前方,说是“绝壁长廊”到了。

“绝壁长廊”实际上是一条隧道,正确讲应该叫“郭亮洞”。从驾驶员的叙述中,我们得知20世纪70年代初,为了改变艰难的生活,郭亮村村支书申明信带领13位村民,在没有电力、没有机械的状况下,全凭人工手力,花费5年时间,在绝壁悬崖上一锤一锤凿出近3万立方、全长1300米的“郭亮洞”。后来经过扩修、拓宽,如今“郭亮洞”变得相对宽敞、明亮。“不过它至今不通电,每逢刮风下雨,洞里渗出水滴,蜿蜒曲折的路面还是危险的。”驾驶员一边寻找泊车位置一边向我们提醒。

我们下车观看,但见洞内忽明忽暗,上下不一,洞壁有的整齐平坦,有的凹凸不平。当年为了便于排碴、照明,在隧道外侧开劈了35个“天窗”,如今成为通风透光的观景台。在钻山凿洞的同时,郭亮村人不畏劳苦地背沙子、水泥,还修筑了一座水库,成为太行山上最高的一池碧水。顺道走下,只见水清见底,青山倒映,洞外瀑布成网,洞下水潭碧绿;再眺望,一群牛羊悠闲地行走在奇石、丛林间,好一幅世外桃源的美景!

郭亮村峰峦叠嶂、山清水秀,以原始、古朴、野趣的自然风光吸引着大批游客。听说在金秋时节,满山遍野枫叶绯红,碧绿的山野夹带着一片片金黄,那样的景色更诱人。20世纪80年代著名导演谢晋在此执导《清凉寺钟声》,题写了“太行明珠”予以赞美;而今的郭亮村成了“中华影视村”,国内不少知名艺术家、影视人都曾在此拍片,与郭亮村结下深厚缘分。

郭亮村人世代生活在一个“石头世界”里,石房、石巷、石路、石桥、石桌、石床、石凳、石筷、石碗、石锄、石斧等,村里寨外随处可见。大概石头也通灵性,生存环境造就郭亮村人石一般的坚定和硬朗,显示出一种不折不挠的不屈精神。当年为了开凿“郭亮洞”,除青壮劳力做主力外,全村男女老少齐上阵,打秃钢钎十多吨,打烂铁锤几千个,说是“肩头成茧、十指流血”毫不夸张。这是不可摧毁的民间力量,也是坚如磐石的人心长城,而郭亮村人对未来生活的渴望、憧憬,正是激励他们勇往直前的动力,成为可歌可泣的时代新愚公。当郭亮村人在南太行山第一个凿通横穿绝壁的隧道时,有人诗曰:“打通天堑破石壁,横断千仞穿一廊”,“绝壁长廊”之名由此而来。

我们步入村落,细观现在的郭亮村,正富有生机。不少结伴而行的游客,或仰望蓝天白云,或察看百年老宅,或静听泉溪合鸣,或漫步林间山道,完全沉浸在这片充盈洪荒野气、浑然天成的世界。

笔名与书话

王心丽

前些日子从董宁文处又讨得一本新书,这本书是他编的四本闲书《我的书房》《我的书缘》《我的笔名》《我的闲章》中的第三本《我的笔名》(岳麓书社出版)。他编这四本书的时候,都向我约稿,我想写,却没有写。

这四本书也算一类闲书。这些闲书看似不经意笔谈,写者思绪恐怕不像文字这般平静。读者思绪未必仅仅局限在书上的文字中。写书房的人都是有书房的人,读《我的书房》的人未必都有书房。写书缘的人自身的命运是好是坏全同那个书有关,读《我的书缘》的人,读到的未必仅仅是人和书的缘分。《我的笔名》与前两本不大一样,隐私的成分较多。为什么不用真名用笔名,把真名遮蔽在笔名后,总是有点说法的。

读者对作家的笔名从来都是想知道其背后的故事的。记得小的时候,夏天夜晚在院子里乘凉,听大人们聊天,聊到《啼笑因缘》,讲起张恨水,说张恨水原名张心远,用这个笔名是因为一段情——后来知道并非如此。“文革”中在一本很旧、很黄的没有封皮的竖版书中看到郭沫若的笔名来源家乡的沫水和若水。

在《我的笔名》这本书中,近百位作家、学者袒露了自己笔名的秘密。每一个笔名后面都有一个故事。这些娓娓道来的随笔文字,多少能满足一些读者对作家笔名及笔名后面真名人生的窥隐。笔名是一个作家的写作历史痕迹。秦绿枝先生“笔名琐记”里写到,有一个笔名是为了纪念一个失去的女朋友,还有一个笔名,也是时常想念一个失去了的女朋友。“反右”以后党组织视他情况特殊,还可以写文章,真名不可用,用笔名“陈思”,可多情的笔名在严酷的红色时代也被斥之为:竟敢自比曹植!笔名心迹,笔名与写者的内心希望、情感、心境相关联。如果写作者不得不用笔名,不得不频繁地更换笔名,不得不非换笔名不可,这笔名肯定与风花雪月无关了。

在《我的笔名》这本书中,不少笔名在特殊年代、特殊时期,是作者发出声音,藏匿自己、保护自己的衣服,是一种或机智或无奈的生存状态。杨苡先生在《我的随风飘逝的几个笔名》中讲了自己的几个笔名的遭遇:上世纪50年代初,偶然发现一首诗被莫名其妙地点名批判,于是乎自己的一个最喜欢笔名就吓得“永别”了,而现在这个杨苡是取代了真名的笔名,曾因诗因文因书屡遭批判。上世纪70年代初两年在《南昌日报》上发表了的七篇文章上海知青智洪,陈子善先生不说,现在的人再也想不到他是谁。当然,不是所有的作家都愿意向读者袒露自己笔名秘密的,这本书中缺少黄裳先生的文章,因为他老人家对自己笔名的故事守口如瓶。

十日谈 夏日读书

明日介绍 黄茵的《一路向西》。